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六十八回 用騙供刺客承招 上表章知府覆命

話說荊州府用了這一番說詞，隱隱的打動趙虎，使他從實招出究竟指使的是何人。果然，趙虎被荊州府說了這番話，暗暗想道：“這官兒說的這些話，倒也不錯。我也不曾受過他什麼十分恩惠，不過得了他一個虛名的官職，每人攤了二百銀子，我便前來代他行刺。果真把正德君刺死，他將來做了皇帝，我還可以做個官兒；今又不曾將正德君刺死，又被他拿住，我不免又要凌遲。在先我在監牢裏，雖然也不能活命，那還是自作自受，到了臨時不過一刀將頭砍下，不致受那凌遲之罪；今日為他前來行刺，反而輕罪又變重了。而況他已敗得那樣，現在御駕又去親征，加上王守仁那裏又放著許多英雄、武士、俠客、劍仙，他如何抵敵得住？眼見得也要身首異處。我縱不將他招出，他也是要死的，倒反代他瞞藏了一款，我卻更加罪大。若將他招出，我雖不能活命，倒底扳出一個人來，也好代我分分罪名，或者我的罪倒反改輕些，也未可料。若一味的咬緊牙關不肯招承，難道這官兒還肯放縱麼？不但隨後要受那凌遲之苦，就是當下這嚴刑拷問，也就夠受的了。不如還是招出他來，也免得此時受這嚴刑的苦楚。”一個人低著頭，沉吟不語。

荊州府在上面看見趙虎低頭不語，若有所思，已猜到他八九分意思了，因又問道：“本府對你說了這許多話，你為何只是沉吟，難道本府所說的非是麼？或是你有什麼委曲，也不妨與本府說明，本府也可給你剖析。”趙虎便說道：“咱家有句話不明白：你說咱家愚而無智，你怎麼看出咱家沒智呢？”荊州府道：“本府說你無智，卻也無不可，你可聽本府一一告訴你，爾就知本府說的話不錯，爾也就可知不智的道理了。你未受人家的大恩惠，甘為人家指使，來作此大逆無道之事，以致罪犯天條，一不智也。既來行刺，而又不能成事，反至被捉，徒欲以一死報相托之人，反致自家皮肉吃苦，二不智也。既被嚴刑拷問，痛楚交加，就該供出指使之人，不但可免拷打，還可為自家分罪，以重減輕。爾乃計不及此，以為我是個英雄好漢，一人作事一人當，何必將指使之人拖出。不知爾之罪係為他指使而得，爾不將他招出，是你因他得罪，那指使的人反得逍遙法外，無罪可名耳，是爾代他甘受凌遲之苦，三不智也。有此三不智，爾尚得謂之英雄好漢麼？夫所謂英雄好漢，第一要恩怨分明，其次要見識廣大，方算得是個英雄好漢。

如爾這般行徑，不但不是英雄，不是好漢，真如一個無知的木偶，上了人家當，自己有殺身之禍，還自命是英雄好漢，不肯將指使的這人供招，情願代他一死，怎教本府不可惜你是愚而無智麼？你到仔細想想本府的話，可錯也不錯？”

趙虎聽了這番話，忽然大聲說道：“大老爺，你竟是個好官，咱家被你這番話說得咱佩服倒地。咱雖凌遲處死，也要感激你的。你老說是愚而無智，咱這會兒仔細想來，真個是愚而無智。不但咱家愚而無智，連咱這結義哥哥也是愚而無智，全個兒上了那忘八羔子的當！咱家供了罷。”荊州府聽他說這話，又復說道：“爾現在可明白了，這纔算是英雄好漢。爾可快招上來，好使本府給你錄下口供，明早送呈聖上看過，本府奏明，代你把這凌遲的罪脫卸到指使你行刺的那人身上，好使你們不受這凌遲之苦，你快招了罷。”

趙虎當下便望錢龍說道：“大哥，咱家招了，你也招出那忘八羔子，好讓他代咱弟兄們分分罷。不然。咱家弟兄受了這許多的苦，將來還要凌遲，他反得逍遙無事，咱們弟兄不算是給他白死了麼？大哥，咱們招罷。”此時錢龍也知道悔，因聞趙虎之言，便說道：“老兄弟，咱與你一樣的口供，一樣被人指使，你招就是了。”

趙虎因供道：“大老爺容稟：小人本是德化縣監內的盜犯。因寧王宸濠兵屯樵舍，當時因糧餉不足，遣派雷大春攻打九江。將九江府攻打開來，雷大春便搜括倉庫，又去劫獄翻牆，將小人等放出獄來，與雷大春一齊到了樵舍。又經雷大春保荐，將小人荐在寧王駕下當差。後來寧王見小人武藝高強，就封了小人與錢龍的官，喚作什麼游擊將軍，專為預備與王守仁對敵。不到數日，有個京城太監，喚作什麼張銳，差了一個人來，喚作陸空，並帶張銳的書信，說是萬歲不日親征，分兩枝兵，一枝兵趨南京，一枝兵趨江西。南京的兵是威武副將軍許統統領，江西的一枝兵是聖上與太監張忠、左都督劉暉統帶。那信上卻是使宸濠遣人半途行刺，將聖上刺死，寧王便可登大寶了，因此寧王就生了這行刺的心。當時便叫小人與錢龍二人比武，那時小人以為這習武本軍中應有之事，不足為怪。那知到了比武這日，他卻不使小人比試槍棒，卻使小人演試飛檐走壁之能。

小人當時也不知他是何用意，即與錢龍二人比了一回，寧王便與小人說道：‘現在聖上要來親征，孤家與他有敵國之仇，你今有此本領，能代孤將那昏王刺死，孤隨後登了大寶，當封你為平肩王。’小人與錢龍二人聽了他這一派言語，不期為他所惑，當時就答應他前來，以為把聖上刺死，小人隨後就可得封王位。不料作事不成，反為焦大鵬所捉。

這事雖小人作事不慎，然仔細想來，究竟為他所惑，誤信寧王之言，作出這彌天的大禍！這都是小人與錢龍的實在口供，並無半字虛言，大老爺也可據情覆命了。”

荊州府聽了這番話，因道：“還有什麼別項情節麼？”趙虎道：“再無別項情節了。”荊州府道：“既無別項情節，你可畫了供來。”趙虎答應。當有差役將供單擲下，趙虎先畫了口供；又拿到錢龍面前，使錢龍畫過。荊州府便命將他二人分別寄監。忽見焦大鵬走到荊州府面前，向他耳畔說了兩句話。荊州府點頭，立刻著人將錢龍、趙虎拉翻在地，將腿筋挑出，然後上了大刑，分別寄監而去。焦大鵬也就告別，仍回大營。

這裏荊州府連夜修了本章，並將供詞敘入表章之內，等到五更三點，便換了朝服，直奔行宮而來。此時，隨扈各大臣已都在朝房預備早朝，一見荊州府進來，大家向前齊說道：“貴府真是干員，居然一夜能將那兩個刺客實供問出，又能不軒君命，可敬，可敬。”荊州府道：“此皆托各位大人的洪福罷了，卑府那裏有什麼才干，這總是各位大人過獎。”

正議論間，已聽得靜鞭三響，武宗升殿，諸臣便一個個趨赴金階。朝參已畢，分班侍立。當有荊州府知府孫理文出班跪下，手捧表章，口中奏道：“臣荊州府知府孫理文，昨欽奉聖旨，飭令嚴審刺客錢龍、趙虎二人有無指使各情節。臣回署後，當即將該刺客嚴加審問，處以重刑。該刺客始則熬刑不招，堅稱並無指使；復經臣再三開導，以言相誘，後來纔供出系寧王宸濠指使前來。該二犯所供如一，又經臣嚴加駁詰，毫無狡展。

茲將原供並錄，恭呈聖覽，候旨聖裁。再據焦大鵬聲稱，該二犯本領高強，雖此時監禁，難保無越獄情事，因與臣一再商議，先將該二犯腿筋挑斷，現在分別寄監，候旨定奪。”說著將表章呈上。當有值殿大臣接過來，擺在御案面上。武宗打開表章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龍顏大怒，道：“原來太監張銳也與他私通，朕如何能容這兩個逆賊幸逃法外！張銳俟朕班師回京後，再行嚴訊他的口供，從重治罪。現在錢龍、趙虎既已審問明白，著即將該二犯凌遲處死。荊州府孫理文辦事迅速，著加一級調用。錢龍、趙虎，即著孫理文監斬。”當下孫理文謝恩畢，武宗也就退朝，各官皆散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